

# 歷史滔滔洪流中的一個回聲

——徐希崑小說《風塵芻狗》跋



(一)

人過六十，往往會陷入一種莫名其妙的震盪，感覺年華正在漸漸凋謝。這不僅是肉體上，也是在精神上。在這個氣血漸漸消散的“重要關口”，我常感到身體內的電力不足，特別是當某一天突然傳來又一位同齡人如落英飄墜，更會感覺死神就在身邊遊蕩。

身心俱疲。  
兩年前的某一天我和希崑老師在Eastwood一家咖啡館喝咖啡，聊天，她微笑地對我說：“映霞，我馬上八十歲了，覺得肚子裡憋了許多真話和故事，不倒出來總感覺有點憋屈，想寫一本長篇小說。”

“真的啊？”我吃驚地隨口反問了一句。

我知道創作，特別是文學創作，不僅是一種高度精神化的勞動，是靈魂與智慧的交融；還是一項對體力要求同樣嚴苛的工作。年近八十歲，還有此等心境去寫一部長篇？

想到此，我的敬佩之情立刻油然而生。

“眼看走到人生邊上了，在死亡來臨之前我還是決定拼它一把。”她說。

一旦你見過她當時自信的光彩躍然於臉上，你就能明白一個耄耋之年人綻放出的這般光亮是怎麼打動我心的。

我像打了一針雞血似的，精神為之一振。因為我相信她能做到，我相信“相信”的力量。我也完全能感受的到她傳給我的正覺和正念。

這種感覺很奇怪！

在她八十歲生日前夕，長篇小說《風塵芻狗》的電子版發送到了我的郵箱。

(二)

羅伯特·澤塔勒在《大雪將至》寫過：“傷疤就像歲月一樣，一個接著一個，一年又一年，/所有的這些一起造就了一個人。”

我在希崑老師的文字中行走，越山過川……讀著她掀開的傷疤，讀

著她的痛，讀著她的愛……

我既沉迷於故事跌宕，又沉迷於她的人生篇章。

從白茫茫的東北，露出水面的江南寒石村，到晚風柔人的上海，再到武昌、武漢、湘西、贛南、陪都重慶，最後寫到主人公余多駿生命戛然而止在雪花漫天紛飛的濱城。作者用一個個城市、鄉鎮串起了一個家族顛沛流離的歷史。

余多駿從寒石小山村走向大上海，完成了學業；他一身抱負、投身救亡抗日、期盼民主共和；毅然為新中國奮力拼搏，卻沒能頂住九級的政治風浪；他和兒子若金都被打成右派，奮力救國的人選被定了歷史反革命的罪名……父子雙雙被送進了勞改營。

“家”轟然坍塌了，妻子婉容是九級浪中開頂風船的那個人，她用柔弱的肢體自討生活；她的身下有四個孩子，最小的年方五歲……

嚴冬，對於美麗而脆弱的花朵，也沒有收起它的殘忍。萬難中，女兒若水把父親的棺木抬上平板馬車，用繩子將除帳買得的棺木固定後上路的情景最令我難忘。最終，女兒也沒能為父親的墳前立一塊石碑，直到父親的墳頭被漫天紛飛的雪花漸漸覆蓋，永遠消失……

《風塵芻狗》的上卷是民國和解放初期，被塵封和遺忘掉的歷史故事的寫照和演繹。是作者對對被損毀了的歷史的記憶和修復。

(三)

逝水浮沉，人生鏡像在遊走。浮沉間有黎明和黑夜的交纏，有善良和醜惡的激蕩。

《風塵芻狗》下卷完全是一種獨白式的寫作。作者讓黑五類子女余若水獨自面對了人生的苦難。

被趕下舞臺到密林深處去接受再教育，文革批鬥接受鞭刑，懷了孕在做危險的鋸木工，大火中驚險逃生。作者的文字此時不僅僅是揭露，而是進入到刻畫人性的深度。

那樣的敘述和描寫，讓我睜大眼睛

閱盡了苦難，透視了時代的腥烈。

余若水被“那些莫須有裹著寒風利劍肆意襲來，逼到了最深處的牆角。”她蜷縮，她嚎啕大哭，她哭得一瀉千里……余若水是一面鏡子，是歷史長河中幽微的回聲。

鏡像裡有嫉妒成性、蛇蠍心腸的造反派紅衛兵；有代表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宣隊員黃毛；還有那個階級鬥爭永不放鬆、處處把余若水當成黑五類靶子的王長工；這些普通個體的“平庸之惡”帶來的助紂為虐，都是作者通過一個個細節、對話和場景來描寫的。

余若水的苦難，是政治環境造成，但也正是這些歷史邊角料，惡之化身的小人物推波助瀾，才使她如水上浮萍，被時代的驚濤駭浪捲進了漩渦之中。

在混沌的時代中，在苦難的深淵裡，作者仍然保持對人間真善美的仰望。

或許是天意憐幽草。

在余若水遭受到不公正的打壓時，是大鋸匠錢師傅為她出頭撐腰；知心閨蜜詩睿也是她的溫暖和力量；場院裡一起幹活的胖大嫂為她尋找安胎的偏方，又為那未出生的孩子準備小衣褲；正是這點點滴滴的愛，縫綴了若水那顆破碎的心，讓她在苦難中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風塵芻狗》人物群像是一連串的事件展開、推衍的。作者的筆觸入微，注重行為、語言的提煉和細節描寫，在人物言行描摹中，人性的崇高、善良、卑劣、邪惡盡顯於筆端。點與點之間則連接成一條長線，彰顯出了不同人物的人格特性，從而使作品閱讀起來更加真切感人。

作者筆下這些帶著善與惡的個體都是那個時代的普通人，是真實歷史的一部分。

(四)

“終有弱水替滄海，再無相思寄巫山。”

從少女時代到現在，我每當閱讀一本小说，最吸引我眼球的是描寫愛情的部分。因為愛情不僅是文學永恆的主題，也是每個人一生中幻想著粉紅色泡泡光芒的時刻。

《風塵芻狗》戳中我的是余若水和吳不群的愛情。那是一種殘缺的、求之不得的無奈。

他們初遇在文工團，是藝術上談得來的好搭檔。他們自以為是靈魂可以相通的人，也如普天下所有的情侶一樣，一種神秘魔力讓他們互相吸引。

在山野叢中，“吳不群編好了一個精緻的花環，靠近若水，端端地給她戴在了頭上，用手撩開了她的額頭的亂髮，他嗅到了她身上散發出的清香……若水一驚，紅了臉，羞赧地回身望去：‘不要，讓人看見……’吳不群不在乎地壞笑著：‘看就看

見，他們應該早就看見了。’

而此時情竇初開的余若水順手把頭上的花環摘了下來，掉頭向花叢的深處跑去。

“吳不群不舍地緊追，從身後一把將她抱住；若水沒有掙脫，緊張地回望著來路；吳不群乘勢拘住了她。瞬息間，花海中，酥軟的身體黏在了一起，舌與舌在糾纏，慌亂的手伸向了那奇妙的白頭山……花叢中抬眼望天，一絲絲風雲也沒有，湛藍……湛藍……”

多美，多浪漫的場景啊。但愛情又是生命中最令人難以擁有的東西，大時代浮沉之間愛情更是無奈。誰能主宰命運？誰能擁有最奢侈的愛情？

吳不群再怎麼愛余若水，最後在權衡利弊之後，還是退縮了。他最後娶的是可以利用的“俗不可耐”的女人。（未完）



徐希崑（右四）與友人們合照。



友人們為徐希崑慶祝八十歲生日（2023年12月27日攝於家中）。

## 家族辛酸的寫照，多難時代的縮影

——談徐希崑長篇小說《風塵芻狗》

（接上期）《風塵芻狗》小說中還穿插了不少鮮為人知的抗日戰爭非正面戰場的感人故事。如：用自家的一千二百條木船和二十四艘輪船把上百萬噸物資幾萬傷兵和難民運送到後方的盧作孚；占了廣西人口十分之一的白崇禧的鋼軍；保衛國寶的國民先生顧亭林和他的詩“人寰尚有遺民在，大節難隨九鼎淪”；雲南王龍雲界內的男女老少們用手鑿，肩挑，血染，修下那條抗日動脈滇緬公路；還有由民團的稅警團組成的遠征軍和軍長杜聿明、孫立人那些悲壯的故事。

徐希崑這部作品中的故事橫跨近一個世紀，從民國抗戰到中共建政後的土改、私營改造、反右、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以及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垮臺後中國社會的變化，三代人歷經不尋常的風塵磨難，主人公命途跌宕多舛。中國作家方方說過，時代的一粒灰，落到個人頭上，那就是一座山。徐希崑

對此深有感觸。《風塵芻狗》是一個家族辛酸的寫照，是一個多難時代的縮影。可以說，她這部作品不但有文學價值，也有歷史價值，當然更有對社會政治的認識與批判價值。我們要感謝作者的貢獻。

在悉尼文化界，大家都知道徐希崑是一位傑出的畫家。的確，她退休之後移民澳洲，二十餘年來，就一直鍾情於畫畫，活躍於悉尼書畫界，在多個畫院任藝術顧問和理事，為同行張羅畫展和撰寫評論。她自己曾在2013年、2019年和2022年分別在澳洲和中國舉辦過五次個人畫展，其畫作取材廣泛，形式多樣，清雅脫俗，蕩漾著大氣靈動的自由精神，廣受業界好評，多次獲獎。事實上，她是當代國畫大師李苦禪先生的再傳弟子和天津南開大學于複千教授的弟子，難怪繪畫很有功底。但許多人不知道，這位1944年出生、祖籍安徽、畢業於天津師大中文系高師

班的徐希崑，早年還是一位出色的演員、影視編導和小說作家。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初，她曾從事專業話劇表演，塑造了若干藝術形象，特別成功塑造了曹禺先生筆下《雷雨》的四鳳。後來她執筆編劇。1985年，創作了反映東北抗日聯軍戰鬥生活的電影故事片《死證》，由長春電影製片廠拍攝完成並播映；1989年參加編劇並執筆統籌修改的三十集電視劇《風雨麗人》，由天津電視臺拍攝完成並播映，該劇榮獲國家電視劇飛天獎；1997年執筆編劇的二十集電視劇《泡沫》由天津電視臺拍攝完成並播映。此外，她完成的影視劇本、小說還有《刀客和女人》《龍脈》《古河彎彎》《荒草地軼事》等多部。任影視編導期間，也曾編導過幾十部電視專題以及科教片在天津及全國播放發行。

多才多藝的徐希崑，這次決心寫了個長篇小說。她說這一輩子碼過了不少的字，

尤其是在八十年代，曾為難得的改革鼓與呼，寫過不少東西，但多半是遵命之作，而且從未涉及到家族和自己，現在這個長篇則完全不同。她下這個決心並不容易。她擔心多年不寫，手已生疏；擔心已經到了“過氣”的年齡，已遠離了當下的文學潮流，何況，這還是她首次創作長篇小說。但是，她覺得，好在人到了八十歲，一切便都放得下了，於是便隨心所欲地放手寫了。其實，她這部《風塵芻狗》，既有讓人如身臨其境的細節描繪，也不乏散點透視、浮光掠影的大寫意模式，濃淡得當，很像她成功的繪畫一樣，它是徐希崑一次非虛構加半虛構文學的成功的嘗試。也許她有時不循章法，飛鴻雪泥，不計東西，自由散淡，但這樣一來，看似率性無為，便顯現出一個“真”。而對作家來說，面對真實與否，如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高行健所指出，這不僅僅是個創作方法的問題，同寫作的態度也密切相關。筆下是否真實同時也意味下筆是否真誠，在這裡，真實不僅僅是文學的價

值判斷，也同時具有倫理的涵義。

非常難能可貴的是，這部《風塵芻狗》不僅是徐希崑文學寫作技巧的一次提煉，更是她思想昇華的展現。這部作品有分明的愛憎和對人間天地的深厚大愛——這是她從歷經的時代傷口中分娩而出的吶喊和希望！徐希崑活過了八十歲，有機會來到澳大利亞這塊“醒來之地”，她清醒了，穿越荒誕的夢境，回望走過的路，方產生了直面歷史傷痛的勇氣。有人說過：“忘卻比死亡還要可怕。”徐希崑為了自己的直面，也為了那該忘卻的紀念，覺得自己有一肚子的話和故事要倒出來，於是產生了創作的衝動。她告訴我的話是：“動手似乎太晚了，已經走到了人生邊上了，在死亡之前還是決定了拼它一把。”

拼它一把！而且在死亡之前！徐希崑的決心，她決心的實現，何其珍貴！讓我們祝賀這位令人敬佩的跨界文學藝術家。

（2025年1月11日於悉尼）

何與懷



徐希崑兩幅畫作